

市河宽斋及其《陆诗意注》

郝 润 华

在日本文学史上,陆游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诗歌从主题到语言、从内容到形式,无不引起江戸文人的高度评价和多方面的研究与效法。尤其是市河宽斋,他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积极推法陆游,而且还著有《陆游考实》与《陆诗意注》六卷,尤其是《陆诗意注》成为市河宽斋研究陆游诗歌的重要成果。本文即对市河及其《陆诗意注》略作考述。

江户幕府(1603—1867)时代,建立起了一整套封建统治秩序,形成一时的太平局面。经济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在对外贸易上,由中国商船运往日本的图书贸易大量增加,在这些图书文献中就有许多文学书籍,包括唐、宋、元、明各代的文人别集及文学理论著作。因此,江戸文人可以感受到与中国文人一样的文学气息,而明清时代的诗歌解释学与文学理论又十分丰富,这大大开阔了江戸文人的视野和见识。市河宽斋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市河宽斋(1749—1820),名世宁(故又称河世宁),字子静、嘉祥,号西野、半江、宽斋,自称“小左卫门”,以字行,上野人。江户时代后期著名汉学家。日本宽延二年(1749)生于江户(今东京)(按《唐诗大辞典》之《全唐诗逸》条误为1739年,此据日本揖斐高《市河宽斋略年谱》)。原名山濑新平。父山濑兰台,曾任川越藩士,以文雅见称,好儒学及书法,宝历十三年(1763)卒。市河自幼受父亲教诲,喜读儒家

经典。明和四年(1767),出任川越藩,时年十九。次年移至山形藩,并与高桥氏结婚,同时,改市河为姓,自称“市河小左卫门”。安永五年(1796),由于夫妇感情不合而离婚。同年,二十八岁的市河宽斋来到江户,寄宿于林氏私塾,在此结交了许多儒者、名士,自己的学问也有了进一步提高。安永七年(1778),又与长谷川氏再婚,家庭生活的稳定从此使市河宽斋潜心著书、治学。宽政三年(1791),市河任富山藩校教授,以传授儒学为务。文化八年(1811),结束富山藩校教授生涯回到江户。文化十年(1813),赴长崎,十一年底夏返江户,文政三年(1820),因足疾卒于自宅,享年七十二岁。其子市河米庵(1779—1858)是江户时代后期著名书法家,崇尚宋代米芾与明代董其昌书法,以楷、隶见长,主要著作有《米庵墨谈》等。

市河一生著述颇为丰富,据日本学者揖斐高《市河宽斋略年谱》^①,主要著作有:《诗家法语》(刊行于天明二年(1782))、《北里歌》(刊行于天明三年)、《古五绝》(刊行于天明三年)、《日本诗纪》(刊行于天明六年)、《全唐诗逸》(文化元年(1804)刊行于京都)、《三家妙绝》(刊行于文化四年)、《谈唐诗选》(刊行于文化八年)、《随园诗钞》(刊行于文化十三年)、《宽斋先生遗稿》(刊行于文政四年(1821))。市河为日本汉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他搜集文武天皇至平安朝(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的汉诗作品,编成《日本诗纪》五十三卷,于天明六年(1786)刊行,成为市河研究日本汉诗的成果之一。此书收入《词华集日本汉诗》第三卷(汲古书院,昭和五十八年(1983)影印)。鉴于清代《全唐诗》编录有所遗漏,市河于文化元年(1804),搜集唐诗所未收作品编成《全唐诗逸》三卷,主要据《千载佳句》、《文镜秘府论》、《游仙窟》等中日古代文献所录唐诗补进72首作品及279个句子,作者128人(按,其中82人不见于《全唐诗》),其《全唐诗逸》约于清嘉庆间传入我国,鲍廷博将其收入《知不足斋丛书》,日本大正九年(1920)所刊《日本诗话丛书》也收录了《全唐诗逸》全文。现附录于中华书局校点本《全唐诗》卷末及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全唐诗》末，这不仅是市河辛勤研究唐诗的结晶，也是对我国唐诗学的贡献。除唐诗外，市河的另一个成就集中在宋代诗人陆游身上。

陆游一生创作诗歌最为丰富。宋嘉泰元年(1201)，陆游七十七岁时曾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小饮梅花下作》)。据今人统计，陆游现存诗歌作品9239首。然而，如此丰富的诗歌，向来却甚少人为之做注。据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前言》，自宋以来只有四种注本：即(1)宋代史温《陆游选注》十卷、《续集》一卷(见马嬴《吟香仙馆书目》卷四)，此注至今尚未发现。(2)宋末闻仲和曾作注(见陈著《本堂先生文集》卷四三《跋闻仲和注陆放翁剑南句图》)，其书不传。(3)清代无锡许美曾《陆游选注》(见周镐《犊山类稿》卷三《陆游选注序》，未曾刊行。(4)日本铃木虎雄《陆放翁诗解》六卷，也仅据《唐宋诗醇》所选作注。另国内有清朝杨大鹤选，雷瑱注本《笺注剑南诗钞》六卷(有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和日本江户时期市河宽斋的《陆诗意注》六卷，尤其后者尚未为人悉知。市河宽斋的《陆诗意注》完成于江户时代文化六年(1809)，其时间早于铃木虎雄《陆放翁诗解》一百四十五年，^②然而，它的知名度却远远不及后者，为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介绍评述。

《陆诗意注》，又名《剑南诗醇意注》，六卷，共选录陆游诗歌作品525首，体例以编年为序，篇次、作品全依明毛晋汲古阁刻《剑南诗稿》。此书名为《陆诗意注》，顾名思义重在诗意的诠释，全书共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注”，即对诗中人物、典故、地名、背景等做简要注释。第二部分是“说”，即对每句诗诗意的简单解说。第三部分是“评”，即对整首诗或某一句的评论，包括市河宽斋本人的评语和集评二类，集评中引用自宋至清文人刘克庄、方回、钟惺、潘问奇、卢世澹、王士禛等对陆游诗的评论。在第一部分的注解中，不仅对诗中地名、人物、典故及引用前人诗句等做了简要注解，而且还有题解，对作品写作时间、地点、历史背景及题中涉及人物进行扼要地介绍。如

《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诗，题下注曰：本集六首，此节二首。

朱熹，字元晦，号晦翁，新安人，时罢官读书武夷山中。《明一统志》：武夷山，在福建建宁府崇安县南四百余里，其峰峦三十六，山中有武夷书院，朱熹初建精舍于此。

诗曰：先生结屋绿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注曰：《史记·世家》，孔子晚喜易韦编三绝。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注曰：朱子处世，读书此山，本为明道，而漫游行世，俗指以为神仙采芝者，深恐谗慝以布口，故戒之。身闲剩觉溪山好，心静尤知日月长。注曰：名山与高士相得乐、甚喜，朱子得其所。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相忘。注曰：忧朱子处世入山，天下穷民，待谁人以苏息哉？此可以深慨。

评曰：惟朱子称此诗，惟此诗可寄朱子，所云“诗中有文”。又《雨中泊赵屯有感》诗，题下注曰：

按，七月二十六日泊此（前首《宿枫桥》诗题下注曰：“按，公乾道五年冬，任夔州通判。六年闰五月，发乡里，以六月十日至平江，宿枫桥寺之前。以下十四首入蜀道中作。”），诗曰：

归燕羁鸿共断魂，注曰：长途为客，远鸟往来总关心。荻花枫叶泊孤村。注曰：况此秋风。风吹暗浪重添缆，注曰：风益大。雨送新寒半掩门。注曰：夜雨。鱼市人烟横惨淡，龙祠萧鼓闹黄昏。注曰：傍岸晚景。此身且健无余恨，行路虽难莫更论。注曰：忠臣逾波涛，虽病且不辞，何况此身强健。（卷一）

评曰：问奇（即潘问奇）曰：三、四风景飒然，五、六亦称。又引《入蜀记》以证诗中记载之事为实：

《入蜀记》：大风解船，经皖口至赵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里，而风益大，乃泊夹中，赵屯有兵，亦小市聚也，夜雨。

从此上二例可以略知《陆诗意注》之体例，同时也能看出评注者用力之勤。由于此书是为日本人欣赏陆诗之用，所以，注解和评论都极简单明了，这是此书的一大特点，不过，清朝以来的诗歌选注本，其评注大都比较简明扼要，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乾隆时

编《唐宋诗醇》等也以此为特色。《陆诗意注》无疑受到这些选本的影响，此书又名《剑南诗醇意注》显然承《唐宋诗醇》之名。从这个角度讲，《陆诗意注》也体现了一种时代学术风气，都是想通过较通俗的诗歌注释达到宣传陆游，发扬文学主张的目的。尽管此书通晓易懂，但译注者却能够引经据典，面面俱到，极见评注功力。

市河宽斋编选此书的用意，是想通过向日本读者介绍、宣传他所酷爱的陆游诗歌，进而宣扬自己的文学见解，这都体现在其《陆诗意注》的评语之中。

陆游诗歌以七言成就最高，其七律为历代学者推许，清姚鼐认为：“七律固为南渡后一人。”^③赵翼也称：“放翁以律诗见长，名章俊句，层见叠出，令人应接不暇；使事必切，属对必工；无意不搜，而不落纤巧；无语不新，而不事涂泽；实古来诗家所未见也。”^④市河宽斋同样感到陆游七律的成就不可低估，故而，在选录时偏重七言律诗的篇目，整部诗注中收陆游七言律诗182首，占三分之一强，不仅如此，在评论陆游诗歌艺术性及思想内容时也极力对其七言律诗加以推崇。如对《新夏感事诗》评曰：

风调清苍，立言得体，直是通达治理，非寻常嘲风弄月者比。王士禛曰：“刘公戏论诗云，七律较五律多二字耳，其难什倍，譬开硬弩，只到七分，若到十分满，古今亦罕矣。”予因思唐宋以来为此体者，何翅千百人，求其十分满者，唯杜甫、李颀、李商隐、陆游及明之空同、沧溟二李数家耳。（卷一）

又对《江村》诗引陈讌评曰：

放翁一生精力，尽于七律，故全集所载最多最佳。古诗稍有松处，然至其精彩发露，自斑可见。

借旁人之评论抒发个人见解，可见，市河宽斋极为称赏陆游七言律诗的艺术成就，体现了评注者的审美能力及文学批评观。

市河还强调诗歌的传承性，在其评论中，他反复指出陆游诗对杜甫、李白、王维、韩愈、李商隐等唐代诗人的继承和发展。如下所

举几例：

《塞上曲》：“蟠奇气于简古，著鲜华于老健，不徒作悲凉语，气体绝似太白。”（卷二）

《游三井观》：“因画生慨，妙得子美家法，笔力朴坚，亦复相近。”（卷二）

《系舟下牢溪，游三游洞二十八韵》：“语奇句老，颇近昌黎，视南山，盖具体而微也。”（卷一）

《闻猿》：“排宕开阖，波澜无限，格调自李商隐得之，故自青出于蓝。”（卷一）

《东吴女儿曲》：“绝似皮、陆。”（卷四）

此外，市河还注意将陆游诗与同时代人的作品进行对照，通过比较他们诗歌的内容、风格等，把握陆游诗的特点和旨趣。如：

《晚晴闻角有感》：“游尝与范成大论东坡‘遥知叔孙子，已致鲁书生’名，谓为‘意深语缓’，比诗结意虽显，亦有不尽之致。”（卷一）

《东津》：“深情老笔，视少陵二作，虽未敢旗鼓中原，亦当雁行。同时诸子，岂敢望其项背。”（卷一）

《听琴》：“于韩、欧、苏、黄诸家外自树一帜。”（卷一）

《陆诗意注》主要侧重于评，本不以考据见长，但由于市河宽斋本人在汉学方面的功底，亦能用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方法寻幽探微，发掘陆诗的旨意。如《送曾学士赴行在》（卷一）中有：“向来酷吏横，至今有遗螫”二句，注曰：“秦桧擅政之弊。”即点明此诗本事。又《雨夜书感》诗：

宦游四十年，归逐桑榆暖。皇恩念黎老，一官犹置散。春残桃李尽，风雨闭空馆。有怀无与陈，万事付酒碗。近代固多贤，吾意终不满。可怜杜拾遗，早死明房琯。慷慨詎非奇，经纶恨才短。群胡穴中原，令人叹微管。（卷五）

笺曰：

以古喻今，当为张浚而发。《本传》云，言者论游力说张浚用兵免归，则浚之罢，游未必不为之言，故以甫之救自比也。浚之与琯，僨事如一，富平再败，与陈涛、青坂何以异，诗深叹其才短，固不诬也。

这种诗史互证的方法或许可能是受了明末清初以来杜诗笺释方法的启发，钱牧斋注杜诗使此种方法得以确立，清朝诗歌笺释方法大都受其影响。

然而，作为一部陆游诗歌的选注本，《陆诗意注》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他在注解中引证材料过少，且大部分是宋以后的材料，比如注地名仅用《大明一统志》，而很少用宋代地理文献；其次，注释也有遗漏之处：比如《寄张真父舍人》（卷一）诗，《剑南诗稿》共有二首，注者选录了其中之一，但却未加注明，使不明真相之人误以为陆诗仅有一首。在评诗方面，也过于简略，且引用别人评语甚多，自己的见解似嫌不足。不过，评注者能抓住陆诗特色，结合个人文学理论，做出许多精辟的分析、判断，融注了市河自身的汉学修养及艺术审美经验，将直接有助于陆诗的研究。它既体现了市河的文学观，又显示出日本学者整理研究陆诗的成就。

《陆诗意注》书后附录市河所辑陆游佚诗数首，他的《剑南诗稿补逸序》，对补逸情况略作了说明：

《剑南诗稿》八十五卷，为诗一万千余首，可称富矣。公遗子子通，当編集时，辑录公自所去取者，为七卷，名“遗稿”。其书今亡而不传，又本集《感旧》诗自注曰：“予山南杂诗百余篇，舟行过望云滩，坠水中，至今以为恨。”则其所亡逸者，尚为不少。明末海虞毛晋再刻之日，就钱牧斋案头得公遗诗四十三首，补刻于本集之末，名曰《逸稿》。后六十余年，其子毛扆购得别本《渭南集》，又得遗诗二十首，补刻称“续添”，毛氏父子有功于公，可谓勤矣。余每检诸书，有得公诗，必比校本集，除有收无，又得古诗三首，律诗五首，绝句三首，及句一。虽不足别

刻传之，实是昆仑遗珠，不忍弃掷也，因附刻《意注》之后，以见景仰之意也。

市河在毛晋汲古阁刻《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本及毛氏后人《剑南逸稿》、《续添》的基础上，又据各类文献如宋罗椅《放翁诗选》、刘辰翁《放翁诗选》、曹学佺《四川名胜志》、周密《齐东野语》、万历《四川通志》等“比校本集，除有收无”，搜集整理陆游佚诗“古诗三首，律诗五首，绝句三首，及句一”，附于《陆诗意注》卷末，是对陆游诗歌作品整理研究的又一成就^⑤。从而说明，《陆诗意注》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的诗学发展都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

注：

①《市河宽斋·大湊诗佛》，岩波书店《江户诗人选集》第五卷附录，1990年版。

②铃木虎雄《陆放翁诗解》上、下二卷，完成于1954年。

③姚鼎《古诗选》附《今体诗钞序目》，载《惜抱轩全集》，民国三年上海会文堂石印本。

④赵翼：《瓯北诗话》卷六，《清诗话续编》本。

⑤关于市河宽斋所辑陆游佚诗，参看拙文《日本江户时期市河世宁所辑陆游佚诗》，载《文献》2000年第4期。

作者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上接第169页）非自相矛盾。

相比起来，四库本虽因抄写难以避免有疏漏误舛，其他错误并不很多。而特别重要的是，四库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本身有一套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个人不可随意删补改动。而个人校书就不同。如卢文弨、宋翔凤等校勘名家，并非缺少水平；但由于仅是个人负责，规范自定，一旦有失，其后果就是误入歧途。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